

## 就高不就低的称谓

●王乾荣

赵钱二人比邻而居。赵的孙子管钱老头儿叫“钱爷爷”，管他儿子叫“钱叔叔”，管他孙子叫“钱哥”。这现象，叫“泛亲属化称谓”，似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

这现象，原则是“就高不就低”，比如“钱爷爷”就不把赵爷爷的孙子称为“赵孙子”。

“就高”也适于整个社会。如赵先生从毕业起在大学教书。以前，没人叫他“赵助教”

“赵讲师”。升了副教授，人们叫他“教授”，把“副”省了，他有点心虚，但也坦然。升了教授，当然叫他“教授”，实至名归也。您还听到有叫“赵博士”的，却没有叫“赵硕士”“赵学士”的。当然如宋朝苏轼被称为“苏学士”，属另一解；古时茶馆小二叫“茶博士”，是又一解。

对研究员，一般也叫相应的职称“教授”，因这“员”也是“清洁员”之“员”，且是三字词，如“钱研究员”，比“钱教授”啰嗦。

对陌生人，就高称“大爷”“大妈”“大哥”“大姐”，不问对方实龄几许，差不多就行了，显得尊重人家。



## 《说文解字》： 什么叫“文”？ 什么叫“字”？

文/友多闻 图/马宏亮

从42岁起，东汉人许慎开始深入研究中国汉字的字形和起源。经过长达21年的努力，他不仅摸索出造字的规律，还发现了汉字间相互关联的特点。他将研究成果撰写成书，名为《说文解字》，并交由其子献给皇帝。这部著作成为中国最早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。

许慎，字叔重，东汉时期的汝南召陵（今河南郾城）人，曾任京城洛阳太尉南阁祭酒，相当于大学校长。他学识渊博，尤其擅长四书五经，但淡泊名利，决心穷尽一生探索汉字之源。

在许慎之前，我国古代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文字和词汇研究的作品，如西周的《史籀篇》，秦朝的《仓颉篇》《爰历篇》《博学篇》，西汉的《凡将篇》《急就篇》《元尚篇》，东汉的《滂熹篇》，还有当时已经成书的《尔雅》《方言》等，这些都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理论指导。

《说文解字》涵盖“说文”与“解字”两层含义。许慎解释，仓颉开始造字时，大概是按照万物的形状临摹，所以这种图画似的符号，叫“文”。这以后，那些形与形、形与声结合的符号，便叫“字”。“文”，就是描绘事物本来的形状，“字”是滋生、繁衍的含义和内容。许慎进一步阐明，“文”是先有的，“字”是后造的。秦代以前，文字只称“文”或“书”，不叫“字”。这反映了汉字从图画符号到概念符号的发展过程。一些古文字学家，称独体的字为“文”，称合体的字为“字”。独体的“文”，因为不能再分解，故说明之，即“说文”之义；合体的“字”由两三个不同的“文”构成，故剖解之，即“解字”之义。上述两层意思合在一起，可作《说文解字》之书名的含义。

许慎在撰写《说文解字》的时候，共发现9353个字，多数是由甲骨文转化来的古文、籀文、篆文、俗体和奇字等。那又按什么顺序来编排这些字呢？许慎反复地审看和比对，终于发现，很多字，都有形体相似的外形结构，于是提出偏旁和部首的概念，并采用“分别部居，不相杂厕”的编排原则。

许慎因此被誉为“中国汉字的部首之父”，因为他创立了540个偏旁部首，并将9353个汉字归类到各个部首中。他还根据部首形状关系，将汉字分为14大类，每类编为一卷，全书共15卷，约13.3万字。

《说文解字》首创按部首排列汉字的编排方法，极大地方便了检字，并清晰地解释了汉字的基本含义和起源。

## 人生当思“余几许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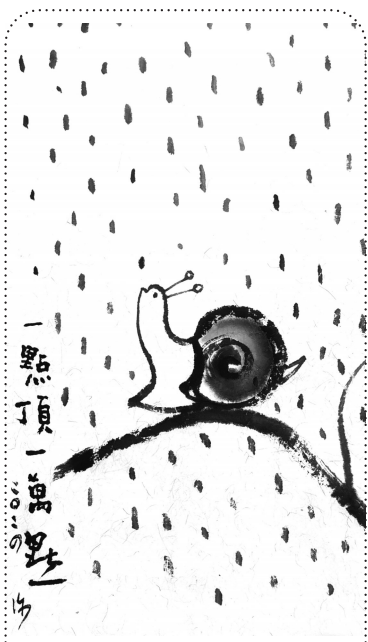
文/于文岗 图/许力

读刘征《怪味集·雕蛇篇》，其中有几句话引人深思：“语言学家啊！人类自从有了语言至今，一共说过多少话呢？如果除去废话，还余几许呢？”

确实，话语浩渺如烟海，废话与有用的话难辨，笼统而言还余几许也不好计。具体到人，就说于世有补、于人有益、为人所记的话。

先说大人物的言论，让人铭记的也不多。中山先生口才好，演讲无数，被誉为反封建的“大炮”，但其常被引用的也仅数句而已：“世界潮流，浩浩荡荡……”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。”

纵观历史名人，除去废话，所余同样屈指可数。唐朝“一代名相”魏征，留有《贞观政要》，其中最著名的是《谏太宗十思疏》。但被人熟记的，却是唐太宗评价他的三句话“夫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”宋太宗赵光义“大兴文治”，而后来人热传的也不过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十六字《戒石铭》，且还是采用“夺胎换骨法”，从孟昶的二十四句九十六字《颁令箴》中“夺”来的。据《四库全书》记载，乾隆皇帝共写了3.9万余首诗，但我脑子里却一片空白。餐桌上，几位文友也是一句不记。



有价值、令人难忘的又有多少？人们拍照留念，但真正值得珍藏的照片又有几张？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层出不穷，但真正触动人心的又有多少？官员们忙于日常事务，但真正影响深远的又有哪些？

人生常常思“余几许？”芸芸众生，生生不息。一天忙忙碌碌，看似说了很多话，做了很多事，出了很多镜，露了很多脸，实则如同“乾隆写诗”，大多成为分母而少了“余几许”。人生多舛，成功不易，成事也难，常事与愿违，致使成效一般、结果不佳甚至流于“废”。故而无论干啥，都须从“每一”入手，在“几”处着力，舍其俗而择其要，谨言慎行，善始善终，提防烂尾，尽己所能去成就那最有可能的“余几许”，就像大浪淘沙后的名人名著、名篇名言、名字名画、名楼名筑、名园名院以及老字号等。具体点，就是用良知良心说话，说百姓想说的话，说解决问题的话，说有益人类文明的话，不说正确的废话；用胆识撰文，撰洞世补世醒世之文，不造文字垃圾；用心做事，用诚心匠心做事，做攸关民命之事，不办蠢事烂事缺德事。如是，不敢保证绝对增加时代精华，但一定能减少各类平庸。

倒是杨子才评论他的诗记住了后四句：“奢靡铺张古未有，由盛而衰子孙愁。一马源头搅泥沙，百马下游饮浊流。”

“余几许”不在言多。老子《道德经》仅5000言，流传2000多年，还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著作。《论语》也全部传承，且获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的好评。诸子百家的著作虽多，但真正留下的都是精华。即使有些言论看似废话，但因其独特和经典，也能跻身“余几许”之列。晋惠帝那句“何不食肉糜”即是。

由上观之，“余几许”既是考量，也是标尺。生活中，我们每天都在吃、说、做，但真正

## 生活就像磨菜刀

文/阿福 图/勾犇

菜刀久用刀锋会越来越钝  
磨刀石一磨就能变回利刃  
如果菜刀已磨至锋利至臻  
再磨反而可能把刀刃磨损  
持之以恒铁定能喜大普奔  
前提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论  
菜刀如果交给磨杵老妇人  
最终有可能被磨成绣花针  
生活就是这样  
偶尔喝鸡汤可能神清气爽  
一直喝鸡汤恐怕前景凄凉  
逻辑不清者往往偏爱鸡汤  
独立思考才会让人不迷茫

